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一

宋　趙汝愚　編

邊防門

青唐

上神宗論進築河州　文彦博

臣竊聞議論欲至來春進築河州漸恢遠略臣竊思之以為未可蓋熈州初成猶未全固西蕃内附尚要撫綏積粟未豐

屯兵雖衆未宜多事恐累成功臣以謂且須增固熈州使有保民之利安存蕃部彌堅向漢之心倉廩豐盈士馬壯健以守則固以戰則強根本既堅枝葉自茂然後洮河之役以指顧而就今欲務速臣切深憂古人謂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又云勞於服遠不若修近斯言可鑒在理必然夫趣時希旨人之甚利犯顔違意人之甚害中人之情鮮不為利多是顧身謀而諂説豈肯為國而危言臣待罪之所地兼將相若括囊無言仰屋切歎辜祖宗之奬擢負陛下之倚任是

敢因事極論違衆立議庶幾萬一有補涓毫陛下以臣為納忠報國幸賜採擇以臣為害成沮事甘俟誅夷臣無任惶恐隕越之至

熙寧五年十一月上時為樞密使先是神宗即位之初前耀州司户參軍王韶上書言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蓋招撫沿邊諸族所以威服罝氏也威服罝氏所以脅制河西也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敏之士能周知其意者令往來出入於其間推恩信以撫之使其傾心向慕驩然有歸伏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則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矣諸種既失則罝氏君臣其敢復簡慢而不歸心於我耶罝氏既歸於我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此所謂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也今摩正諸族數欵塞

面内為中國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爵命以威其部内也而邊臣以棟戩故莫能為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此所謂弃近援而結遠交貪虚降而忘實附使棟戩得市利而邀功於我誠非取勝之術也今摩正與青唐族首領轄裕勒等在河州轄沁與舅都克戩及沈千族首領蒼揚丹巳等屯結河溪巳烏與龍川首領羅結在黄河頭三者皆置氏子孫各立文法漢界遠者不過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皆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謹具和戎六事條列如左一臣切見涇原秦鳳兩路蕃兵及洮河宕疊州武勝軍諸族皆吐蕃遺種也自置勒斯賚死棟戩繼立文法秖能安集河湟間而近邊諸族自為種落其在疆埸之外者皆強梗頑硬不為吾用在内地者又分離散處不相統一此議者所以謂西蕃諸族皆微弱而不足用也臣聞古之善御戎狄者固不患其微弱也惟其微弱然後可以并合而有但國家未嘗得人而親撫之耳臣愚以為陛下必欲合西戎諸族而用之

宜擇通材明敏之士心慮軒豁能周知羌人情意者令朝夕出入於其間往來巡行窺其疾苦平其寃濫治其鬱結如漢護羌校尉之比有不服者即稍以恩信綏之身與之為帥使其傾心向慕歡然有歸伏之意然後激作而用之則十數萬之兵不出疆埸而可集矣一臣切見西蕃種類皆尊大族重故主諸族有承𨤲氏之後者羌人皆畏服尊之而𨤲氏諸孫今在洮河間者皆孱弱不能自立如摩正往歲居洮山有青唐族首領轄裕勒矩嚕胡僧鹿遵事之欲立文法收復洮河疊宕等州及武勝軍諸羌而摩正孱弱終不能自立會秦州遣人逐去今洮河間諸州並無大族為主雖有轄沁及溪巴烏之徒各恃衆自立然文法所及者俱不過一二百里此其勢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臣愚以為宜遣人往河州與摩正計議令入居武勝軍或渭源城與漢界相近輔以漢法因選官一員有文武材略者令與摩正同居漸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有不從者令摩正挾漢家法

令以威之具轄沁及溪巴烏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制其心腹使其習用漢法漸同漢俗於漢界實有肘腋之助且使西賊不得與諸羌結連此乃制賊之上策也一臣切見鄜延環慶兩路番兵自來各有成法使之戰鬬及守境皆與漢兵无異往往禦敵殺將立功塞外此兩路藩籬所以益固也今四路番兵並是羌夷舊種雖有吐渾党項及吐蕃之別然其種姓實皆出於西戎而已何獨在鄜延環慶則可用在涇原秦鳳則不可用豈天地之所生育與人材性分之所授者絶然相異耶臣體問得宣徽使曹瑋在西邊日其用環慶兵皆不及涇原秦鳳只因經略使范仲淹在慶州日與种世衡等處置各盡其宜故今四路之中唯環慶路蕃兵號為得力是知教之在人而不在其性分之相異也臣愚以為陛下宜擇朝臣有文武材略者往涇原秦鳳擇蕃兵可教者教之固其部族合其心力使勸勉奮厲樂為吾用則十萬餘蕃兵不費官中粒食而可以為心腹之用

矣一臣以為蕃人欲其可用須令有合有離離之所以弱其勢合之所以齊其力沿邊諸族附塞而居者皆分離散逸無大首領也勢既離弱又須團合所以均其志趣齊其心力使其勸勉奮勵相率而為吾用臣愚以謂涇原秦鳳兩路蕃兵可為十部每部置都巡檢一人以蕃官有材能識略為衆所服者統之而以漢官一員為都大提舉以總之但得蕃人畏其首領而以漢官總其權任自然不敢作過而久遠並為吾用矣一臣謂沿邊蕃部欲其可用莫若使其與漢人雜居今沿邊蕃部畸零田地耕墾所不至者極多但自來官中須得頃畝相連地段相接者方始招添弓箭手臣愚以為本不須地段相連一段三二十畝以上者即三五段便可招一名弓箭手矣切計沿邊諸族不下十餘萬帳大約十餘萬帳可招弓箭手一萬人以一萬人散居十餘萬帳之間則何患其心腹不一思慮不専乎是則招添弓箭手一萬人便可獲蕃兵十餘萬人之用也臣切見官中自來

欲令蕃兵獻地招致弓箭手多是令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此番人所以顧戀而不肯獻也若田地隘狹招致不足處可令熟戶隨其地段多少大約耕百畒者即獻十畒與官中招添弓箭手在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則蕃人顧戀所獻者狹若隨其地段割令以獻則山原高下所獻者廣又令弓箭手得散在沿邊族帳之間使中國羈游無事之民耕蕃部荒閑之地而可以禁其背叛結其心腹語其利害豈不顯然明白耶昔魏絳和戎謂戎狄貴貨賤土其土可賈今之蕃部正同此耳若國家厚以恩信撫之其土地皆可賈易而致臣切案古渭州一帶至洮河蘭鄯之間漢隴西南安金城三郡地所謂湟中閻疊臨羌抱罕邯中大小榆土地肥饒宜穀者皆在洮河蘭鄯之間誠得而耕之其利豈止威伏羌戎而已耶書入上即令樞密院名問方略以為秦鳳路安撫司自古渭寨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番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韶主之五年韶建用兵之策王安石力主

其議八月韶舉兵破摩正收復武勝軍十月改為熙州六年八月入河州遂城之復將兵至馬練川降轄烏扎進攻宕州拔之岷州密琳沁疊州欽琳沁洮州郭斯噶爾皆以城降復州五闢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西千里韶加端明殿學士然議者謂韶所上功狀多欺誕不實殺蕃部老弱甚衆能開拓疆土而耗費中國不可勝計紹聖以後王贍復建鄯鄯之策實韶啓之也

上哲宗乞熙河選將如折氏世守

孫覺

臣竊聞熙河困敝陜西以及天下幾十五餘年矣臣聞其歲費數百萬略以十年計之為四千萬矣朝廷本為

熈河舉西師不能斷羌人之臂徑可以復靈夏而包賀蘭前日大舉西師不得羌人一級而坐費數百萬於黠羌兵馬馱乘死者不可勝數器仗弃捐如山邊人至今為國寒心自朝廷開熈河以來負罪官吏無頼游客冒名入仕與擁高貲為富人者不知其幾百家矣吮啜生靈之膏血以厭飫無頼之人何歟臣愚習聞祖宗時河西折氏置之最為得策令天下一百三十餘年而折氏祖父子孫相繼皆忠順勁勇為國捍守此實措置得其道

也今熙河之地使帥守得人為朝廷無窮之計蕃將之中如折氏者得一人或兩人漸為措置三五年後擇其可付屬者付之計朝廷不愛官爵以寵之但為我守能捍外寇則世世如折氏可也其它經營久遠之策密院臣寮必有能為朝廷謀者元祐元年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上哲宗乞約果莊討鄂特凌古　蘇軾

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唯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

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唯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憎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鬬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果莊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

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收熈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逺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獘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悔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講朱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

以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朞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諭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名陜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敕戒之使歸以諭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切聞朝論謂果莊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切料果莊凶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為久生之計自知生

存終不得歸徒使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讎必將不食
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
道果莊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讎必與鄂特淩古合而
北交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温錫
沁介於鄂特淩古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
并而吾不能救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一
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果莊約若能使其部族
討鄂特淩古而納趙醇忠者當放汝生還賞之天地示

以必信果莊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諭至意焉果莊既有生還之望不為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果莊之衆與温錫沁合而討鄂特淩古其勢必克既克而納醇忠雖放還果莊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果莊本與鄂特淩古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鄂特淩古亦足使二盜相疑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

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謂果莊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果莊死於中國其衆讎此等必深若生還其讎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唯恐解讎結盟若所在為讎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元祐二年九月上時為翰林學士先是熙河帥臣奏生擒西番首領果莊一時大臣或議欲官之或議欲誅之其後卒從文彥博之議命果莊為陪戎校尉鄂特凌古棟戩養子也既立而其國人不附范育議欲

納趙醇忠朝論難之故軾建此議有疏見遼夏門。

上徽宗乞誘諭青唐　　龔夬

臣切聞夷狄之勢分而不一則為中國之利自須夷狄強盛必賴比近部族自相攜貳候伺虜情為國藩翰臣伏見青唐一族世受封爵堅心依漢歲出善馬以供和市自熙寧元豐以來朝廷待之尤厚昨因強臣盜有其地至其嗣子國人不附逃難來奔特青唐一亡虜耳而朝廷以為納土之降王引封闕庭超授節鉞為夷狄

笑至於道路宴犒之費以巨萬計關市搔擾不可具道今則不唯不得其地而使青唐之人遂無向漢之心其勢必與夏人解仇結約以為邊患和市善馬不復出矣數年之後夏賊兵力稍備青唐不復附漢而合從於虜臣恐朝廷西顧之憂未易言也今既往之失無所營救將來之策尚或可圖伏望聖慈特詔邊臣多方誘諭赦其罪戾使之自新待其入貢因撫而有庶使復堅向漢之誠不復歸心於虜以為預備不虞之計邊民幸甚元符

三年九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徽宗論湟鄯　任伯雨

臣伏覩熙寧中神宗皇帝所以能用兵取熈河者不獨英謀睿斷委用得人蓋以承仁宗數十年天下富庶之後紹聖之初所以能五路進築者亦以承元祐十年休息之後今日邊隙視紹聖之初為益廣財用視紹聖之初為益乏勁兵健馬視紹聖之初為益耗謀臣宿將視紹聖之初為益少加以鹽池損壞歲失財用三百餘萬

關中累年荒旱物貴人饑生齒流移十减六七今年雖豐物價猶五倍平日以此觀之邊事不可復生亦明矣去年邊臣邀功為國失信奪貲為寇立名邊患強欲兼并湟鄯二州自去藩屏覆軍殺將已失其一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絶荒山窮谷地不可耕道路險阨又難饋運得之無用徒耗中國又湟鄯二州均為羣氏之地鄯大湟小脣齒相依既已弃鄯湟州勢難獨守國家守之且有五患朝廷前年取天都山置西安州取葭蘆寨置晉

寧軍無所不可何者此夏賊之地吾讎敵之國取之有名也今湟州乃罝氏之地罝氏世效忠順有功國家真宗仁宗繼嘗封爵乃朝廷與國因與國之亂而貪其土地失信背義取之無名絶夷狄向化之意一患也國家征伐夏賊所以無㷤河以西之憂者罝氏為籬落也今既得湟州則罝氏餘族不為吾助吾必有西邊費財用師之備二患也國家買馬嵗二萬疋而青唐十居七八今既為讎則馬不復至二年一匹不買亦可見矣西邊

無馬大失邊備三患也河南有朗阿克章族河北有興揚斡族平日與置氏同輔中國今吾既與置氏為讎則彼畏吾有吞并之心必與夏賊結連以抗中國四患也萬一夏賊因置氏之困掩取其地則勢力益強永遠為吾腹背之害五患也況聞自得湟州已來歲費三百萬貫以守之一州所費如此五路邊面可知矣國家一歲賦入三百萬者凡有幾也内帑之積三百萬者亦有幾也安可以既乏之財追無窮之欲圖未集之衆弃已成之

師耶竊聞陛下備嘗講究其事始差内臣李湼復差臣鄭居簡皆知本末本路走馬郝平及姚雄苗履亦嘗具利害敷奏觀此事體所宜多方休養不宜更滋邊患萬一五路同日有警兵困不給財竭不續粮之不繼寇或奔突侵犯關隴不知朝廷何以支梧又聞陜西運判秦希甫知熈州胡宗回曽有文字互奏邊事不同又聞邊人實封言邊事者甚衆邊人所陳其言必實臣伏願陛下取上件文字類聚一處子細參考則是非利害不可

掩矣然後選差謹厚小心得力曉事內臣一員齎手詔往邊上密令帥臣及本路監司將官等各具疏弃守二者劃一利害結軍令狀聞奏以參合希甫宗回及邊人封事臣願陛下更令二府大臣各具己見論列若議論不同即令詰難務盡其詞以是而止如其立異違衆公肆偏見則俾之先具用若干兵馬須若干資粮擇何人往守約何時無患若有敗事先坐首議陛下徐察其所言審其所處則安危之機成敗之效曉然於目前矣昔

漢武帝亦嘗令韓安國王恢詰難邊事往返五六其後敗事恢任其責今日治邊正可用此策矣

貼黄臣聞陜西買馬自來年額買二萬五千疋將官使臣私下折博交易不在其數自青唐事梗已來二年之間一疋不買加以邊上耗折十死七八雖川陜買馬之數亦減大半臣願陛下下有司會計元豐末年諸處歲買馬凡有幾紹聖之初歲買馬凡有幾今日買馬凡有幾則兵之强弱蓋可見

矣元符三年十二月上時為左正言先是元符二年春洮西安撫王贍密畫取吐蕃之策遣舉人黄亨上其事於朝王厚喜其說下熙河路始議進策秋七月二十五日贍引兵渡河取邈川王厚別提麾下兵出省章峽取總噶爾城九月二十贍入青唐隴贊出降閏九月四日詔以青唐為鄯州仍為隴右節度邈川為湟州總噶爾為龍支城以贍知鄯州充隴右沿邊安撫使兼沿邊都巡檢使以王厚知湟州是冬胡宗回奏又嘗洮州未幾錫勒默沁乞師夏國夏國遣監軍巴容摩人多保忠點集四監軍兵合吐蕃兵數萬人來攻贍悉以所統兵守西城羌攻東城甚急十二日會李賓討山南族帳解阿爾圍至是始還與羌軍轉戰城內軍士聞之馳赴之羌遂奔潰時邈川同被圍亦會帥司遣苗履姚雄將兵來援羌遽引兵適去圍始解十月五日履雄乘勢引兵開路至青唐繼而朗阿克章

及峽外羌復叛贍與宗回文檄不相通者四十餘日陝西轉運判官秦希甫上其事朝廷始知青唐為難守三年二月命熙河蘭會路兵馬都監兼知河州姚雄統制軍馬救援青唐合贍軍弃鄯州以歸自省章峽以西皆捐之吏以湟州為都護建中靖國元年二月朝廷以伯雨等言委姚雄謀度弃守湟州利害雄以為可弃無疑三月十六日詔河西節度使趙懷德知湟州盡賜見在粮草委之招内㩦叛許以戎索從事其元置守臣及官吏兵將悉追還除存留湟州城壁樓櫓外沿路堡塞並令毁撤

上徽宗論湟廓西寧三州　馮澥

臣伏覩陛下比年以來知關陝勞弊罷兵偃武與之休

息和氣充塞年穀豐稔百姓快樂道路歌舞臣於今年三月到任首問民間疾苦皆云自罷兵之後人若更生疾苦事十已去九唯支移一事尚為民害自本府至湟州千有餘里非唯道里遥遠又為經涉生界民間勞困不易輿調臣遂即敷奏蒙恩第加寬免上等不過十程下户不出府界旨下之日萬口歡呼言自今以去更無餘事太平如此尚復何言而臣切有所憂者病本尚在陛下雖欲罷兵而兵安可得罷雖欲息民而民安可得息

臣切以湟廓西寧三州本不毛小聚大河之外天所限隔陛下空數路耗内帑竭生靈膏血而取之收復以來何嘗得一金一縷入府庫一甲一馬備行陣而三州歲用以億萬計仰於官也而帑藏已空取之民也而膏血已竭有司束手莫知為計塞下無十日之積戰士飢餒人有菜色今殘寇遊魂未即歸順黠羌阻命公為唇齒窺伺間隙忽肆姦侮則兵將復用役必再籍殘弊之後尚安可堪陛下以四海九州之大德被萬方威震四夷

奈何以二三小聚困弊關陜一方生靈長為朝廷西顧
無窮之憂乎臣愚欲采前世羈縻之義擢其酋豪授以
旌鉞具首領等級命官使失地無歸之羌復得其巢穴
奔禽適獸各安其故嚴其誓約結以恩信彼將畏威懷
德稽顙聽命輸誠效順長為漢守有得地之名無費財
之患兵革不用藩籬永固而又可以逆絕北狄之辭旁
釋西羌之怨一舉而衆利得策無上於此者或以謂朝
取暮與取與無常為已甚者此大不然始朝廷慮其為

邊患也一舉而取之易於探囊今知無所用也一舉而與之輕若擲芥其擒縱在我取與不計大度無所不包神機不俟終日利便所在何常之有又謂弃地之議未遠罪斥之人未復今而為此彼將有辭又大不然羈縻之義使為臣屬與夫捐弃自不同且此輩沮壞先帝功烈宜加罪誅今之利害彼復何異議方陛下以邊鄙生靈為念含垢忍恥猶或不辭況兹小嫌尚何所恤臣望陛下下臣言於本路帥府使之看詳或遣近臣臨察可

否然臣言一出必為衆所咻沮何者葢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福用兵以來州縣小官反掌而登侍從行伍賤夫移足而專斧鉞金錢充棟宇田壤連阡陌下至幕府偏裨趨走廝役計其所得畧皆稱是故大者稱功德小者論利害欺罔熒惑日陳於前陛下雖欲不作邊事尚安可得雖愛民如赤子亦無暇顧矣臣願陛下懲既往之失窒方來之路奮發威斷顯絀一二以示奸惡以絶欺罔則朝廷之福天下之幸臣遠方疎賤

不識忌諱荷陛下非常知遇蒙陛下不次拔擢念非捐軀隕命無以報稱冒萬死為獻使狂瞽獲效萬一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崇寧五年七月上時知鳳翔府先是元年蔡京入相日以興復為事於是侍御史錢適言乞除雪王贍王厚罪名及正當時議弃地者之罪詔厚敘皇城副使贍追復供備庫副使而一時議弃地之臣韓忠彦曾布安燾李清臣蔣之奇范純禮陳次升都貺錢景祥秦希甫龔夬張庭堅並貶責有差收復湟鄯之謀自此始矣至是命厚知河州兼洮西安撫厚請擇人以自助詔遣內客省使童貫與偕二年以王厚權幹當熙河蘭會路經略司童貫為熙河蘭會路幹當公事六月厚等與蕃將高永年提兵分道並進收復湟州三年四月十二日厚等統大兵入青唐城十九日復廓州五月以鄯州為西寧州一時用師遠略

關陝勞弊而所得皆不毛荒瘠之地又遠外難守澥上此奏大忤京意坐責授永州別駕道州安置

高麗

上哲宗乞裁抑高麗人使　蘇轍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絕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為太平粉飾及猗角契丹為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

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為契丹耳目或契丹常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歸為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貲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踈而我得其便矣切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目前所以遇高麗者幾比二國

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為未允況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君臣之別今館待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為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並量加裁抑其人從出入即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留住月日非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為薄也 元祐五年十月上 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論高麗人使買書　蘇軾

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國子監狀准館伴高麗人使所

牒稱人使要買國子監文字請詳此印造供赴當所

交割本監檢准元祐令諸蕃國進奉人買書具名件

申尚書省令來未敢支賣蒙都省送禮部看詳臣尋

指揮本部令申都省除可令收買名件外其策府元

龜歷代史太學敕式本部未敢便令收買伏乞朝廷

詳酌指揮尋准都省批狀云勘會前次高麗人使到

闕已曾許買策府元龜并北史令本部並不檢會體

例所有人使乞買書籍正月二十七日送禮部指揮

許收買其當行人吏上籍簿者

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脩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馬什物攪撓行市修飭亭館民力倍有陪費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顯是借

寇兵而資盜粮此三害也高麗名為慕義來朝其實為利度其本心終必為北虜用何也遼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歷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為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徒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知此五害所以熙寧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

正朔卻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
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為
奏聞及畫一處置緣路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
配狡商猾儈并乞依祖宗編敕杭明州並不許發船往
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充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
九月內創立許舶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
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
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為朝廷消久遠之害今既備員禮

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乞盡
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人使買賣不惟移
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鋪
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
行其乖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略取問今來只因陳
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内有策府
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稟都省送下禮
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子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

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過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詔從之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夷契丹之與國乎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

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即榷場之法亦可廢兼切聞昔年
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
為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㫖不與令歴代史
䇿府元龜及北史切以謂前次本不當與若使以為例
即上乖先帝遺㫖下與今來不賜御覽聖㫖異同深為
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未為過當蒙行遣
吏人簿書罰臣切謂無罪可書雖上簿薄責至為末事
於臣又無絲毫之損臣非為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請

事事曲從官吏能徇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為罪稍有裁節之意便行詰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

貼黄臣謹按春秋晉盟主也鄭小國也而晉之執政韓起欲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産終不與曰大國之求若無禮以節之是鄙我也又晉平公使其臣范昭觀政於齊昭請齊景公之觴為壽晏子不與又欲奏成周之樂太師不許昭歸謂晉侯曰齊未

可伐也臣欲亂其禮而晏子知之欲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麗使契丹之黨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買違禁物傳寫鄭衛曲子譜褻慢甚矣安知非黠寇欲設此事以嘗探朝廷深淺難易乎而陳軒等事事為請恐失其意臣切惑之又據軒等語錄云高麗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國王捉送上國乞更賜約束恐不穩便而軒乃荅之風迅不順飄過乃是與狡商巧說詞理許令過界切緣私

往北界條禁至重海外陪臣猶知遵稟而軒乃為歸咎於風以薄其罪豈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備侍從事關利害不敢不奏元祐八年二月上時為翰林侍讀學士兼禮部尚書

上欽宗論高麗人使所過州縣之擾

胡舜陟

臣伏以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唐貞觀中高昌王將入朝西域諸國欲悉遣使奉獻魏徵

以為不可太宗從之皆不欲以蠻夷弊中國也高麗弊我國家五十餘年矣政和以來人使每歲一至淮浙之間不勝其擾所過州縣官私舡盡奪為用驅村保挽舟一縣有至數百人田桑之時農業盡廢州縣前期勾集保丁多致凍餓失所沿流亭館寺觀悉陳設排辦所用之物皆出於民官吏督迫急如軍期吏緣為姦民無所訴更有官為之提轄事事過有須索州縣尤畏之鞭笞取辦於民故淮浙間言高麗一過甚於遭寇朝廷所得

貢獻皆玩好無用之物所費皆帑藏之實民之膏血近歲錫予尤腆所費不貲而有一路饋遺燕勞之用約數十萬緡高麗人貪利唯欲數至臣不知朝廷蠹國害民以待此小醜果何用耶有為害之大者彼昔臣事契丹今必臣事大金二國能制其死命而我無如彼何故畏敵而不畏我所得賜予聞與敵分我之山川形勢兵旅衆寡財用虛實往往窺測以報敵人如此不唯有所煩費實養虎貽患豈非為害之大者乎臣近見兩浙路申

高麗人使入朝非久到明州臣恐復如前日騷動淮浙蠹耗邦財今日聖政一新悉革弊事以撫養吾赤子伏望陛下以漢光武唐太宗為法勿使入朝實國之利如使人已到明州止令本州逓表入進遣還使人大率高麗人貢於國於民有害焉於州縣贓吏小人有利焉臣願睿明察此去數十年之弊病以慰天下企望之情靖康元年十月上

時為侍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二至四十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李斯弼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二

宋　趙汝愚　編

邊防門

女真

上徽宗論女真決先敗盟　宋　昭

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猶有玁狁之難故自古禦戎未見上策漢唐

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為聖世道故畧而不論迄我有宋寰區之内靡不歸順而景德中亦有澶淵之役真宗皇帝天威一震敵兵瓦解當是時乘勝逐北則契丹之種無噍類矣真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為念故推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啖以厚利與之議和為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北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爾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睿智神武堯

仁湯德足以懷柔然實亦恃此以為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卒積穀理財葺城郭修器械十九年間倉廩實府庫充貔貅之士無不一當百當是時鼓噪而前則自燕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朔祖宗興王之地不忍驚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年之好故終莫之舉也陛下即位以來禦戎之術實得上策北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介胄之士櫜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詠歌歷

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面內莫如今日實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比者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興邊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倉廪府庫為之一空官卒民兵死亡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妄財用尚可復全死者何由更生欺君罔上蠧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此數人頭以令天下不唯慰安敵人之心使明知陛下德意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姦臣賊子欺君罔聖妄興邊事僥覬功賞者有所懲戒臣固知

陛下聖慈不忍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敵人猜忌之心未易可解臣願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此姦賊則不勝幸甚臣聞敵中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或請和恐非本心特出於不得已耳萬一養鋭數年歲穀小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姦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況李良嗣董才皆彼中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讎耳實兩朝之姦賊豈復忠義

之可望哉臣竊料議者謂歳賜浩瀚虛蠧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場之本意也葢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榷場歳得之息取之於敵而復以予敵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榷場之法寖壊遂耗内帑臣願遴選健吏講究榷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歳賜之物不足慮也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上饒膏腴之田歳得甚厚是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鬭犒賞之費歳幾百萬計耶貪其所得既不足以償所失而又戰鬭死亡之

士横被屠戮之民幾人也哉徒有闢國之虚名而無補國之實利或者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咸欲歸順此尤誕妄之易見者不唯北人為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於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為番種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術致探報者利於所得恣為誕謾帥臣庸暗更加縁飾妄議邊事僥覬功賞或者又謂北方比年以來為女真所困侵城掠地横亘千里勢以迫蹙顧與

女真合從腹背攻射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滅一弱敵而與强敵為鄰恐非中國之福徒為女真之利耳且北敵雖夷狄然久漸聖化粗知禮義故百餘年間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真性剛勁善戰鬬北人以夷狄相攻尚不能勝儻與之鄰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修盟誓以結鄰國之外好而已本朝與北庭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果能信其不渝乎異日女真決先敗盟為中國患必矣此

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致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竊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諏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意承旨背公營私苟求爵賞富貴者不可勝數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顔逆鱗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

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氣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脉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膚腠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為陛下出疆說諭北人云比因北朝亡失國主深慮擾攘之時疆陲不戒姦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羣寇妄託北朝驚刼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止牒北界緊行捕捉切慮尚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

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真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捍女真内屏中國則陛下奠枕永無憂於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於南畝實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臣固知疎遠微賤輒以狂瞽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徇義志士徇名故忠義發於内則鼎鑊忘於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況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廢言留神聽察

則撮土之微尚能增山岳不厭之高爝火之光尚可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欲除監司旋致煩言猶叨貳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鹽事以歲課增衍又蒙特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天地為恨今者伏覩奸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圖報涓埃是敢越職輒貢芻蕘萬一臣言可采乞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竦動神靈激昂士類壯人聞之

恩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倘或上誤聖聰置諸鼎鑊亦臣之所甘心也惟陛下擇而處之宣和四年五月童貫蔡攸等師既行即降旨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執政廷臣皆無一言獨昭上此書論之時為朝散郎前提舉明道宮書既上王黼見之大怒九月昭除名勒停送連州編管靖康元年臣寮言昭書切中今日之病乞加擢用詔赴都堂審察昭相州人也

上欽宗乞將相勿爭私怨早定和戰之計

余應求

臣嘗讀六月之詩有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有曰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宣王既使文武之將征伐於外矣若內無孝友之臣以與王居則讒毀之言日至忠謀不見用雖有吉甫烏能成其功哉至唐穆宗則不然裴度以元臣宿望出討幽鎮烏重胤李光顏皆一時名將勢若甚易而元稹用事恐度有功妨已進取所畫軍事皆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迄無成功夫內外之事相須如此可不監哉方今強敵窺伺四郊多壘講和之計雖決而金帛之數未足兵將之勢已振而師出之日無期

是宜內外之臣同心一意共議國事以雪恥辱之時也

而道路籍籍皆言宰執大臣與將相異謀朝夕諠爭未

有定論審如是豈誠心為國者哉夫和親征戰之說漢

廷臣論之詳矣今日之策未可偏廢然金幣既不足敵

人必不肯退師又三鎮三關之地向以兵力寡弱不得

不姑從之今諸將援師繼至而城下要盟神弗信也若

敵人必要金幣之足與三鎮三關之地又豈得憚於用

兵哉陛下既以兵事委李綱與諸將矣顧詔執政大臣

以孝友張仲為心和以濟事無爭私怨先公而後私庶幾大功可立如或不悛與夫妨功害能之人當顯出之求所謂孝友者而任之可也雖然戎馬在郊城門未啓中外不通已再旬矣和戰之計亦宜早定願詔宰執將帥僉議於黼座之前使將帥出師與之對壘然後遣辯士以利害禍福成敗曲直與之言若能休兵講和以繼好息民策之上者尚貪惏而無厭旅拒而不受陛下雖欲勿戰得乎又況事直師壯人有鬬心以宗廟社稷之

靈何憂不克所可慮者北人遠來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其鋒甚鋭願更詔將帥持重應機無輕接敵以取萬全之策不勝幸甚臣一介書生不知兵謀忠憤所激欲默不能惟陛下裁擇靖康元年正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欽宗論要害三鎮　楊時

臣竊觀自漢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祖宗之時者百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賊臣要功為國生事與惡而棄好馴致今日方敵騎逼城備禦無素畢詞厚禮以紓

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為盟好則非經遠計也臣固嘗論之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竊慮無有紀極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倦而歸也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部落越數千

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和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兵恐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蕭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蕭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蕭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

後其勢必得所欲者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為壯是舉也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算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惰欲其成功難矣昔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有成也伏望陛下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靖康元年

二月上時爲
右諫議大夫

上欽宗乞復用种師道　　許翰

臣伏見宣制罷樞密使种師道提舉中太一宮中外聞之悵然失色按師道名將沈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臣以臺制不得身見師道然素聞其賢如此自兵興以來臣所詢訪數百人皆言師道雖以老疾智慮不衰而獨聞諸朝廷以為老無計策不可復用異於國人臣考古進賢之法在易之晉其六三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夫人各有私合衆則公故必衆允其賢也而後可進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者人君之所聽察如此陛下欲求知人之術則觀諸易象而質諸孟子臣恐左右諸大夫一旦之論种師道不如國人素信之審也

昔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乃見王翦謝之曰將軍雖病獨棄寡人乎其後王翦卒能走楚軍略定荆地漢宣帝老趙充國使問充國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充國與羌相拒堅守不戰羌豪相數責曰

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得鬬而死可得邪後終漢之世無西戎之患者充國之力也前世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如此者難一二數至於趙用趙括蜀用馬謖宋用王元謨皆見其平日論兵智略縱横使之當敵制變卒皆折北不救以古揆今則師道之老而木訥未當謂不可用也今令師道復統河朔之師委制閫外之重將吏素服士卒素信夷狄素畏易以定功此上策也處之樞府選將將兵威名

方略可以折衝此次策也今無故解其兵權委之道館使士氣銷沮民心疑惑臣竊恨之金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失此機會則非特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臣恐西戎南夷共知中國太弱爭圖深入為金人之所為則我困於奔命必不支矣廷臣間憒憒不曉者固不足道至於近有識者多能知之然知之者莫肯力言言之者莫肯疏奏是又何也知為身謀畏執其咎一有疏奏形迹可按不如容

默成敗不與鄙夫事君自古而然臣遭陛下休明之運
銜陛下之恩自頂至踵已許國矣又當言責不敢不盡
竊聞臺臣誺官屢劾宇文虛中朝廷重去虛中而輕罷
師道此非特臣所不諭也或謂師道足不良行害於馳
驅朝謁奏事此與國之安危誰為輕重若孫臏坐輜車
中為齊軍師田千秋得乘小車至漢殿尊賢尚能古有
之矣伏望聖慈哀臣惓惓憂國之計更與大臣參之靖康
元年二月上時為御史中丞先是金兵北歸師道見上
言北兵惰歸乘其過河半渡擊之決勝可也上不從師

道歎曰必為後患尋罷為中太一宫使翰累疏言師道不當罷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翰見師道言姚平仲城下用師之失師道言我衆彼寡但分兵諸寨控守要害使糧道不通可破也翰歎息其言復上此奏

上欽宗論決戰及任用老將　許　翰

臣伏見王師既行廟筭未定此疑事也今古葢未有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帥之心不一則士卒之氣不鋭斷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神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究為和為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之所係也昔漢高帝蜀先

主皆號聰明神武為一代之英雄考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厲抑而更揚者大計已定於中此其所以為英雄者也陛下決和議則臣欲陛下取太史公史記虞卿傳覽其反復此往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鎮二十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西北無河東則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計不過謀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為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丘墟陷於劉石後世有王導謝安之才則

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盜入陵寢取一坏土則將若之何言而至此可為流涕陛下永念方來之艱則今日雖復騷動天下尤不得已何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為太祖即位未有江南晉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為不侔矣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體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冠在掌握縱而不取使之益張若之何而以太祖為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決戰議則臣之

所陳可戰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敵不釋憾則渡河之師當戰戰則必有漕運之役有應援之兵有屯據之要皆當素治不計小却但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士卒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苟行則精銳已亡何以取勝凡今為和議苟取目前之無事然亦未可必也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反曰艱大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

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振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疑者度衆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敗自持其說近种師道為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劫寨之法不用大兵當少擾之使自躁藉而後可乘又地勢横入江河中利於誘使出戰不利以兵薄敵也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功在不用老將而用驍勇不恃謀將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也昔

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復大來遂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與之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敗之效異者何也開運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敵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正强受之以和故事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縱敵之患欲為景德之寛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以不試使議割地者身任數年敵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國不保數年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能矣乞下

臣章使有司定議靖康元年二月詔安危之策甚大可令三省密院議取長策以付諸將

上欽宗乞廷議守禦四事　李綱

臣昨任太常少卿日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殿劄子論事内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他可從唯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宗境土為人子孫固當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賴塘濼以為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疆何以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闕遣使議親王宰相為質還歸朝人

割三鎮之地索金銀物帛之數復與李邦彦等廷爭以謂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帛犒師之數當量力以予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羣臣不合因再拜丐罷蒙陛下厚恩慰撫再四俾專治兵方時艱難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預聞然猶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帥師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既而姚平仲妄作小衂臣亦罷黜而三鎮之詔遂行金人退師已遠挾質

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河東必不能守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一三鎮爲朝廷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爲懷由此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退師後數日方遣兵防守葢以親王之故然而金人本約親王至河而反令已爽約又沿路屠戮横屍滿野則和親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既得三鎮别求釁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乎今雖遣姚古种師道渡河三鎮民必揺動或

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郡控扼防禦當以何兵蓄聚糧草當以何法遣使命將當以何人夫四者不可不預為之隄防臣昨已具劄子奏聞乞令臣寮措置未蒙施行當今所急無大於此願下臣此章令在朝之臣集議取其所長而施行之天下幸甚靖康元年三月

上時為知樞密院事

上欽宗乞戒大臣究心邊事　陳公輔

臣竊聞河東用兵不利陛下聖慮憂勞臣子之心夙夜

不寧然臣竊料之此未必不為宗廟社稷之福也伏惟少寬聖心容臣之言葢有難則懼無難則怠人情之常也朝廷日見河北金人出界雖未解圍幸其師老必自解散遂至稍緩其事廟堂大臣相與謀議者多不急之務或窮究往事或經營私意論經術是非究禮文詳畧至於兩路邊事曾不究心緩急失宜先後倒置內外人情雖知秋冬在近深為可憂然非朝廷用事之臣徒憤歎終日無如之何也今若不緣用兵不利往往遂以為

無事因仍媮惰至秋冬萬一金人結集諸夷空國而來以助河東之師則吾之倉卒無備又復如前日矣可不慮哉臣愚伏望陛下因此一失深戒大臣凡不急之務一切暫罷專以河北河東兵事為先經畫措置多方應辦仍仰各盡所聞勿懷異意并令今後臣寮上殿亦須先及邊事陛下留意聽納不厭其多或有可行盡付三省樞密院令斟酌施行夫漢之所以勝楚以屈羣策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勿謂羣臣之言皆無可採也陛下

若今如此曉夜圖之則不徒以濟今日之急將來秋冬亦不失備矣臣故曰此未必不為宗廟社稷之福也臣區區憂國之言望陛下不以愚棄之豈獨臣之幸哉靖康元年五月上時為右司諫

上欽宗乞救中山　胡舜陟

臣伏見陳亨伯蠟書其詞哀切首陳真定城破屠戮生靈不知幾萬人敵據高城愈難追退臣讀之流涕竊歎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兵一馬為援也李邈三四

十狀奏陳畧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而愛人民但以與敵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之甚耶臣請為陛下言之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以息民而貴和今敵遣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今敵人用兵不已今日陷一城明日陷一邑尋侵而南有并吞席卷之志時遣一使邀求寶貨詭詞為順使不為備我之使往脅之以威不得吐一語但以敵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偽便謂和議已

定宣撫使見講和如此亦不遣兵救援真定以至於亡陳亨伯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無人救解彼何計之得而我何計之失也令敵悉力中山城下朝夕必攻城矣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則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不以宗社為念乎亨伯又言彼既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援之理不為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存亡不復顧恤則更無

可論若欲保全伏乞速賜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前來
亨伯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既講
和不復應援則非為安宗社至計第恐土地人心必兩
失之若大臣謂今日無兵何以為援臣以為河北之民
皆兵也使諸郡縣傾廪庫與民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
何患人不為用但係措置何如耳亨伯乞宣撫司兵自
深冀來祁會合馬忠兵宣撫兵擊其西祁兵擊其東中
山兵為内應則轉禍為福易敗成功其言似亦有理伏

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日下詳酌施行 靖康元年十月同御史中丞呂

好問等上時為侍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三

宋　趙汝愚　編

邊防門

交趾

上神宗論李憲討交趾　楊　繪

臣伏聞交趾猖狂上負聖化方議討伐雖神謀睿筭已決勝於千里之外而臣不度愚昧敢陳芻蕘出於愛君

之切然也伏乞采其狂言臣聞軍志有之善攻者攻其所不守善守者守其所不攻今側聞潭廣易帥修飾守備而南閩泉福之守未聞議焉雖越廣然後抵閩然慮泛海使便風或有出其不意亦未宜忽於守其所不攻也交蠻擾於南方其於出師命將及偏裨之選皆西邊北邊之官素號能者在行然臣亦慮國家鋭意南討而忽於西邊北邊之備設萬一有乗虛掩不備之寇則其憂又大矣則亦非所謂守其所不攻之義也臣所謂西

北之備者非謂增兵嚴警張皇其事但陰留驍勇諳練謀慮之將不盡遣行於南討庶乎有以備西北緩急之用也竊見癰疽之醫未嘗不先用托裏之藥蓋治病於皮膚者必先固護於心腹此雖醫工之智亦不可謂不知所先後也唯願陛下察其先後而慮乎皮膚心腹之害焉臣又覩招討副使李憲年三十五六官已為防禦使職已為押班況聞有才今仗宗廟之威靈禀陛下之聖策功其必成臣願陛下儲思於他日成功之後也成功

之後賞爵必崇年又未高權又益盛乞陛下處之得其當而已伏惟陛下聰明明覽其於古今安危之機歷代興亡之轍中貴任權之成敗不假臣縷細而述謹按唐憲宗命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使于時白居易為翰林學士上疏切諫在其集中臣非不知陛下聖德神功過憲宗遠甚今李憲又止是副使非如承璀之比然臣遭逢聖恩忝在白居易之位而又翰林學士三員鄧綰入試院陳繹出知府本院宿直唯臣一人則臣之榮幸又過

於居易臣不欲使唐憲宗朝獨有翰林學士白居易敢言事而陛下聖德神功過唐憲宗遠甚乃無翰林學士白居易者是敢進其區區伏望陛下赦其狂僭之罪而賜之深思遠慮熙寧八年十二月交趾以經畧使沈起劉彞連年生事侵擾舉國怨憤遂舉兵寇邕州詔以趙卨充安南道安撫招討使內侍李憲為副使繪上此奏時為翰林學士九年二月命郭逵為經畧招討使改趙卨副罷李憲

上神宗論蠻獠侵犯乞詔諸道以寬民為務　富弼

臣退伏草茅不預人事近者竊聞蠢爾蠻獠犯我疆封二廣致災五嶺嚴備雖爲手足之患誠煩宵旰之憂然而命將得人出師有日上禀宸算必成武功臣又竊聞淮南累歲尤爲荒歉流亡餓殍賑濟難周今驟起數萬之徒間由諸路而往兵馬所到糧草須辦監提守宰唯務供軍府庫倉籍殆難足用旣各求於集事恐必致於擾民又有按察之官繼行督責之令上下逼迫公私煎熬人心不寧實可矜惻臣又竊聞南方鄉村城郭重疊

逋欠官司錢物其數浩瀚若監司州縣又相廹催理仍與此時贍軍所費一併取足則民不堪命無以為生嘯聚驚𩣺或難禁戢陛下天賦仁聖累降寛恤之詔其如所在闕用出於無可奈何須至侵漁方能濟集而又官吏各思一時苟免罪責不暇為國家憂及後患而為長久之計也臣又竊聞諸處興修水利之類役人甚衆多或至於一二十萬此傷耗民財事亦不細伏願陛下深詔有司幷下諸道以寛民為務凡所逋欠可蠲者與蠲

放理難蠲放者多分料次且令迤邐輸納及榷罷諸般興作全養民力一意專以破賊為急俟嶺南寧息歲時稍豐然後别上圖議以稱朝廷有為之心固亦未晚也臣杜門謝事秪如聾瞽但時得於四方之人傳聞者今録以上奏苟有妄説惟陛下恕其愚而憐其心以來衆正之路熈寧九年六月上時以司徒致仕居洛陽

上神宗論交阯備禦九事　張方平

臣伏見交阯自李日尊以來貢職已廢朝廷淵畧不問

邊臣茍慢防禁益弛凶惡盜賊姦蠹之民諸配徒者不無逋逃頗從亡匿亦有士人頑嚚不逞投身亡命赴其招進教之治兵助為邪計故今乾德敢奸王命凶黨用事多是華人往時遣使例抵其國見城中無居民府舍湫陋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為軍營兵器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堪用勢不能為中國患故遠而易之至景德中李氏竊此封域及今七十餘年王人久不涉其地不復知其虛實今聞其城栅隍塹乃有數重兵力民衆

必益充足頗畧旁近占城等諸小國事勢設施比前為强大而嶺南長吏猶習故常本非經遠之才又忽不虞之戒狂妄輕脫為國生事蠻性狠悍有不能堪告訴不聽投書不受事情壅塞積成怨恨及其戰艦抵岸軍鼓叩城如入無人之境略無交鋒之備寇兵所至城邑為墟遷致貨財係累婦女封豕長蛇恣其酷毒傳聞其事可為痛心然此為既往之咎方當慮將來之策謹條九事列于左方

一事今淮甸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仍歲旱蝗陂
澤竭涸野無青草人戶流散窮荒極弊事可憂㣲
方當散利薄征緩刑弛役布德施惠以撫存保息
而盜起南畝王師大興此時民力何以復堪賊發
臣愚以為今兹上策當以謀取不可以力勝謂宜
且擇廣桂二守臣精密毅重識畧足任者屬之方
面付以便宜使各選部下文武將吏其兩路職司
官朝廷為遴選令協力從事招集戶口各安本業

為發禁卒以代荆湖見兵益令募土丁壯分屯緣
邊城邑使足以保守要害更相救赴則賊不敢窺
徼内自取殲夷峙糧儲積芻茭為事及其有備揣
情觀變臨事制宜歲年之時經營進取蓋中國御
蠻夷固有大體圖功宜審慮害宜深務在保威靈
紓民力全士馬之用惜金帛之費先取多福以絶
後虞此為全勝之筭經遠之道倘謂業已興舉難
於散遣猶有中策具諸下條

二事蠻寇自入欽廉以至隔邕州殘暴黎庶吞食城邑既而席卷還其巢穴及今已累月朝廷旌死事者而錄其孤推恩厚矣然及民之惠尤有闕者春秋傳魯莊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曰此可以戰蓋謂其重人命也謂宜特降德音下廣南荆湖以慰安遠人之情使知陛下哀痛惻之意凡四路百姓耗病之事加惠優恤之庶國家仁恩無所不逮至如解釋罣誤以安吏卒之反側

開設賞募以招溪洞之酋豪祭酹其亡䰟掩藏其殘骼皆前代常行之事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即武之所伏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震曜殺戮生殖長育功用相承此天之道也

三事東南六路災荒已甚官私匱乏莫相救恤又緣青苗助役市易之法農民困於輸錢工商窘於射利謂之錢荒人情日急今王師薄伐聚于荆潭調發賦輸即以軍興從事荐饑之際供億實勞臣聞

豐財用兵之本也所有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四路青苗助役市易法伏望特賜先罷役法令復依舊制施行以此宣布德澤慰説民心易曰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説之大民勸矣哉

四事臣聞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憂深而思遠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地者遠近險易廣狹也彼蠻之舉事非謂其衆可以抗王師非謂其智謀可以勝中國而敢為暴害至是者負山海之險林

藪之深可以出為寇患可以入與戰鬬乘其無備因而得逞傳聞蠻界其崖壑深阻處篁叢林薄不通人行人有操持器仗者縱横不得回轉頃年貢象治路畧容象行謂之象路象過尋復蓊塞蠻行如鳥獸奔竄山藪間自知其路外人不得而入也今業已失備致寇蠻又悉衆而歸王師出征是行天討非救急之兵也救急則欲速要之致誅而已不計收功之緩當圖全勝之策今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銳士不可久於瘴鄉驍騎不能馳於鳥徑營栅無所立糧道不能通長兵無所施行器無所用財殫力屈徒沮國威先有自困之形未見必舉之勢何也若士馬而得用則螻蟻之衆何足平若士馬而不得用則熊虎之力無所展儻今冬蠻未撲滅則來春兵須抽退更圖後舉臣竊難之臣識闇志哀安知軍旅之事但以古今方策亦足比測事宜向者嶺南有萬兵蠻何敢輕入切謂今來弔

伐兵在於精不在於衆可以計取難以力爭况淮浙江湖公私罄匱人至相食豈有積蓄計置芻糧若令諸軍且駐襄鄧將佐僚吏省去冗員隨行廂軍量充役使自餘浮食一切勒回以寛轉輸省賫送國財民力實為大計襄鄧閒比年豐稔倉廪充實軍留就食足支歲月士飽馬肥暮秋引發乗鋭誅賊軍氣自振後無艱之方可圖功

五事臣觀蠻事可以計取難與力爭葢交趾氣俗與

諸蠻不類諸蠻貴種姓服從貴種義不可奪今交趾自國朝以來已易四姓皆由大校以權篡奪乃是唐末藩鎮遺風故其勢易為翻動竊聞乾德尚幼諸酋共事而主三人今年入寇大獲金帛子女各得所欲蠻夷不義唯利是貪歸國爭功豈能相下如其三郡分授三酋各為主領被之告命使逵蠻中事縱不行必生猜貳以至他日其釁常在多方以撓之則功易舉矣兵法曰軍莫親於間事

莫密於間非精知微密不能用之間之術神妙之道也唯時會之難得今實得其時會惟陛下深念所以可付之人誠為上策

六事林邑國在交州南境本象林之地漢時列為郡縣後有功曹區連者殺縣令自立為王因别為國歷江南六朝嘗羈屬之隋仁壽中擊破其國尋而自復至唐朝貢不絶國朝以來為交趾所隔遂不復至然自晉宋歷代常侵寇交州南史以為林邑

素無土田貪日南地沃常欲略之故乘釁即入日南九德諸郡輒留不去唐末亦是為羣獠搖扇以隔交州為中國患今揣能害交趾者唯林邑且林邑與交趾相去纔千里本共象州一州之地今桂州至邕州尚十四程則是林邑交趾之間比邕桂中間程途猶近意者募能使外國之人諭以討交趾事約之師期使自一面入會王師如能破交趾者以日南九德之地委之蠻夷貪重利必自為力

亦伐國一奇也

七事竊見安南後軍見在本府待師期所領南京一將外又涇原秦壠之兵約二千五百騎䦨約取七月到本府正是六七月間在路到此又便南行夏秋盛熱比至桂州已行萬里臣前已陳蠻界山林崖壑之險不通人行馬實難用頃年儂賊作亂狄青破之䦨在邕州西北適近山坡地勢寛平馬得施力故當時破賊馬軍之力為多今日行軍深入

蠻地事與儂賊不同儂賊溪峒一首領入我郡縣之間止是劇盜擊破即糜爛矣今交趾自是一國竊有土宇恃其險遠主客勢殊秦渭馬軍弓箭手本備羌戎皆是捍邊鋭兵勁騎有到京師猶謂不伏水土輙生疾病而乃驅之瘴霧沮洳之中巉巖險惡之地水多沙毒草無藁秸進又不可以馳突決勝其能還者無幾矣況西北戎虜睢盱顧望如聞王師遠出邊騎多行忽起風塵來犯亭障東西

往還萬里莫相赴應又不比海隅之失備矣凡言
國家大事必曰軍馬軍馬者戎事之本不可忽也
今邊塞簡選一銳士調習一壯馬甚不易得盡心
於國者方知之爾所有昨召邊要將官及騎兵願
各遣還本道使荆湖多募丁壯蒐補諸州土軍其
將士諳識山川地利其騎亦只用南馬格式雖下
筋力自壯慣行隘險安其水草使與中國之人相
先後勢之便者也且使戎虜知朝廷之力一方有

警邉偹晏然不為動也

八事伏見安南招討司期留請兵以八月中旬悉至潭州潭州去桂州十四程竊聞嶺外嵐瘴八月九月尤甚謂之黄茅瘴草黄時瘴氣方盛十月已後氣候始肅湖南飢荒糧草難致久留就食實費供輸若使引行觸冒瘴毒士馬未用恐多病疫若展一月期會可省一月芻糧湖湘之民大寛事力比至其時新穀已熟暮秋湖外風土調適免致人騎

枉有損傷國計軍行兩為便利

九事本朝祖宗有邊防大事亦嘗博採羣議今安南之舉興師十萬萬里討伐涉危度險利害甚多然聖志先定國論已協伏願特降璽書内外近職之臣各令獻策以示博訪之道使四方知陛下重謹之意三軍知陛下憂軫之懷觀其臧否亦以見羣臣之才識愚者千慮尚須有得採擇所長不為無補也熙寧九年六月上時為宣徽南院使知應天府

上神宗論再征交趾　　蔡承禧

臣聞漢儒之言曰聖人以天下為度傳曰江海納汙國君含垢則知天下之治亂無窮若銖銖以較之則道有所不及故聖人限要荒之俗以不治治之而天下無不治也伏自交寇之弗率一隅之間兵死于道者相屬丁男之轉輸而斃于行者相繼糜都內之財以億萬二歲之久可謂勞矣而所得者廣源數州之地而已夫瘴海窮山蛟虺霧毒之淵斁飛鳶墮於上溫風泊其間殆非

入境雖盡得之顧何補於天下今若討安南之罪則已伏罪矣雖三苗弗率而七旬班師義亦何以加此然而郭逵趙卨尚未罷歸邊兵未還營伍外議喧傳以為李乾德之降疑不深自引慝朝廷再欲興師不識有此否乎夫蠻蜑之俗介居荒服之外通譯而能書亦已多矣臣知朝廷必不計其意之厚薄而與之較也夫所謂限之以荒服者三代之治葢詳察矣亦以為不足治何也不欲以遠而勞近以夷而困夏若朝廷以為蠻夷以讎刼

爲事既已收取其境土而殪其元惡俘其黨類慮其復爲異日之患聊用遠禹之徒以守之使其怯於攻討之勢而不來可也萬一有再舉之策臣願更且詳思熟講假湖廣之人安息數年俟瘡痍平殄然後留意未可輕議以煩陛下納汙含垢之量臣誠識淺言輕干冒天威

熙寧十年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蠻傜

上仁宗論討戎瀘小夷不必自秦鳳興師

臣今覩梓州路奏淯井監夷人作過事體不小乞依慶歴四年例於秦鳳路差撥兵馬赴本路救應事臣勘會慶歴四年夏瀘州界夷人作過是時臣任秦鳳路都部管經畧等使准朝旨令臣發禁軍兩指揮赴瀘州救應臣以秦州去戎瀘四十餘程地遠必赴救不及枉有拖曳兵甲臣雖知不便當時以朝旨丁寧不敢稽留畢議遂發禁軍兩指揮赴瀘州未及中路夷人果已退去其

上件兩指揮兵士只到遂州駐泊是時川界州軍見此兵士經過人情頗亦驚恐兼為遂州官吏不曉軍政不能平心撫馭動有猜疑幾至生事臣知益州日鑒此舉動之失曾具利害擘畫聞奏以謂戎瀘此小夷人作過只是本處白艻子弟及寧遠兵士自可禦遏若賊勢稍大則計會梓夔益利兩路就近差那兵甲可以討擊蓋蠢爾小蠻來則禦之不可窮其窟穴豈煩遠自秦鳳興師空自勞弊兼恐別有驚擾況嘉眉州皆是益州鈐轄

司屯兵之處若發兵救應乘舟下水不三四日便至瀘州赴救之勢最為神速臣之奏章必在樞府可以覆視伏乞更不自秦鳳發兵只令速計會益州鈐轄司相度量差兵甲由水路赴瀘州策應尤為允當

上仁宗請罷五溪之征　慶歷七年上時為樞密使　劉敞

臣聞舜為天子禹為司空伯益贊之君臣之盛自古未有也以伐三苗曾不能得咫尺之地因班師振旅而歸晉郤缺率諸侯之師八百餘乘挾公子捷菑以攻邾婁

侯不設城門不閉以韋帛通語言諸侯皆罷故曰非吾力不能攻義實不爾克也此二者皆不可謂善戰矣然舜禹不以其故貶聖伯益郤缺不以其故損賢理有逆順義有曲直也今武溪諸彭父子結怨而邉臣輕發兵為子討父得無非春秋王伯之略乎臣以謂過矣智者欲騁其巧勇者欲用其力矯箭累弦勵劒負戟以深入為事甚非治天下之大體臣聞古者三王之伐征不貢討不朝今彭氏父子所以爭一旦之命者乃自以失

職不得朝貢也臣以謂可聽以休邊民此舜禹之策益卻之義所以明於典謨春秋也往年歲星在鶉尾則宜厚仁義以應之而始誅五溪逆父子之節難以得天今盛夏動衆下潦上霧多毒虵惡草之害難以得地天地之道者自古五帝三王之所務通而順也雖有聖辯莫之能變其說而況縱欲貪功徼一時之勝者乎恐此為人臣之利而非國家之福也臣願朝廷謹之嘉祐元年上時為知

上哲宗乞徙瀘州戍兵歸內郡

呂陶

臣竊見昔年瀘州乞弟入寇始因求索一髭骨價事至毫末而邊吏貪功覬賞擅行殺戮以至敗軍覆將搔動一方上煩朝廷兩次命帥西討調發數萬公私之費其數不貲兩蜀瘡痍今未全復初林廣統領大兵深入巢穴及到乞弟住坐處止有茅屋數間賊亦遁去竟不能獲乃是以天地之力與螻蟻計較毫釐以生民膏血棄

如龔土爾此朝廷固未詳知也其後以王光祖為瀘南安撫意欲生致賊酋光祖怙權作威肆其殘虐藩漢被害怨淪骨髓經營數年亦無所得此朝廷亦未詳知也今瀘州内外屯兵萬餘作為聲勢欲致此賊其策亦疎矣夫欲致賊而不匿其形賊不可得且萬兵之費餽運日勞雖無寇至坐耗民力臣愚以謂乞弟之存亡違順不足上煩朝慮宜一切置而不問唯徙重兵歸内郡以省横費戒邉臣守疆埸示不必取之意要以歳月當有

成效

貼黄今春瀘南傳乞弟已死又云相次投降乃是招安將輩妄為之辭以要小利皆不足信唯宜置而不問元祐元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徽宗論沿邊納土三害　馮檝

臣伏見夔峽廣南邊臣開納土之議誘置熟蕃接武請吏金銀繒絮以啗其欲高官厚俸以侈其心開闢荒蕪草創郡邑一部不下三四州而縣又倍之入版圖者存

虛名充府庫者無實利而官吏廩禄軍兵餉饋修治城郭日月彌廣官吏支持不暇百姓奔走輸送之不給其為害一也建築以來調發害於民間者不可勝計而費出縣官者亦不為不多其初監司覈實布賞名為軍須唯恐其後常平使者不復執奏已失元祐立法之意而漕司於經費之外復有饋運未免侵支封樁折變科率其為害二也州縣之吏躐廕官而升法從脫選調而位正郎武弁轉横行布衣竊仕版白丁黥徒為將校者又

不論也名器既已假人而禄廪因而耗蠧有司歲計已數倍於熈豐矣其為害三也不毛之地既不可耕而狼子野心頑不可革建築之後西南夷獠交寇綿茂而播州溪洞之蠻亦復跳梁犬豕之衆果無足慮蜂蠆之毒不能無傷士卒死干戈官吏没王事生民肝腦塗地往往有之以此知納土之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莫若委擇帥臣或監司令條具建築以來財用出入之數商較利病覈實以聞可省者省之可併者併之縣不足建

則易之以鎮寨官吏不必衆則總之以護戎戎兵可減餽運可省夷狄可撫而邊鄙之患可息矣自今以往邊臣招地之請邀功生事之隙不可不嚴禁而杜絶之也

宣和三年四月上時為蜀州教授詔令成都潼川夔州廣西路帥臣監司同共相度控扼緊慢利害合省併存廢處聞奏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三